

毛泽东和他开玩笑 法总统亲授勋章

“外交儒将”吴建民 昨晨车祸离世



□据新华社、《环球》杂志、新京报等

据新华社消息，武汉大学18日下午对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车祸事件进行了通报。通报称，18日凌晨3时许，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一行2人乘坐MU2454航班从北京飞抵武汉，计划于18日上午给武汉大学承办的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学员授课。吴建民一行与3名接机人员共5人乘车赴驻地。4时许，车辆行至武汉梨园隧道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，所驾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，发生单方交通事故。车祸造成吴建民、武汉信息管理学院的教师朱晓驰不幸罹难，另有3人受伤。

回顾吴建民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外交风雨路，曾经为老一辈领导人当翻译，曾经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，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出使欧洲，曾经因为工作出色获得法国总统亲自授勋，也曾经在校园耕耘教诲青年学子，还登上讲坛，为新时代的理性外交大声疾呼，吴建民的一生，都与中国外交紧密相连。

转行当院长经受考验 “不好干才让你去”

从法国归来后，吴建民接任外交学院院长，开始了他“开创公共外交，启迪青年一代”的事业，64岁的吴建民跟领导说：“这个年岁改行是不是晚了点？而且也不好干啊。”领导说“不好干才让你去”。

在这里，吴建民的工作有了很大变化，主要就是培养青年人才。在2006年到2008年，外交学院联合其他三所院校，举办了三届“中国梦与和谐世界”研讨会。

他的人格魅力在学院颇受欢迎。吴建民去世的消息发布之后，许多外交学院的学生自发悼念，“院长去世了，以前上他的外交案例，特别喜欢。”

与鹰派和民粹辩论：面对批评火冒三丈，是没有底气的表现

卸任外交学院院长一职后，吴建民依旧到各地讲学，活跃在公共外交的舞台。

由于对和平理念的反复强调，吴建民被一些人称为“鸽派”，常常公开演讲的他，也会听到一些激进的听众发表的“外交官太软要吃钙片”的嘲讽言论。

2015年3月吴建民在国防大学演讲，清晰阐释了自己的态度：“第一，外交大权归中央，外交部不擅权。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，没有一件是外交部自作主张。第二，中国想大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。第三，外交硬很容易，软很难，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，能让人信服。有时候需要一些妥协才能赢得人心。”

吴建民最担心的还是民粹主义“绑架”外交的情况。在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，吴建民疾呼，“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很危险，民族主义往往打出‘爱国’的旗号，‘爱国’无罪；民粹主义则装扮出‘为民请命’的样子，二者均有很大的欺骗性。但是我们必须看到，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，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开放。”

当时，吴建民在外交学院演讲，谈到对世界发展主题的认识时，吴建民提到“现在很多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，完全搞错了时代”，其中就拿《环球时报》为例，批评其经常发表一些言论极端的文章。“去年胡锡进请我参加环球时报论坛，有个开场白，他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啊，世界大势你看不到，抓不住主流。”

之后，胡锡进隔空回应称“吴建民是典型鸽派”——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：只有他们懂外交，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，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，是民族主义的祸源。

吴建民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我们来到世界舞台中心，就像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中心，大家都看着你，总会对你评头论足，中国人要平常心，实现从弱国心态到大国心态的转变。面对批评火冒三丈过分激动，是没有底气缺乏自信的表现。”

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 在联合国一年写300篇东西

1959年，20岁的吴建民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，分配到外交部。

他曾回忆道：“大学毕业后上研究生班，刚上了一年半，他突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，被派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去当一线翻译。”

两个部门抢着要他时，陈毅的一纸调令，让吴建民回到外交部翻译室，一干就是6年，担任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毅、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。

1965年，吴建民第一次和毛泽东主席近距离接触，有点紧张，为此，毛泽东和他开了玩笑。

被问及叫什么名字，吴建民说：我姓吴，口天吴，建世的建，人民的民，我叫吴建民。

毛主席看看说，你这个国家早就亡掉了。

吴建民后来想——他是指的吴国，春秋战国的吴国公元前473年亡掉了。三国时期的吴国，公元280年就亡掉了。毛主席开个玩笑想让我放松一点。

当时，吴建民的梦想是做个好翻译。据描述，吴建民同传能够一口气做三四个小时。

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，吴建民跻身常驻联合国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，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、二秘。其后他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三年，又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，据描述，当时的吴建民，“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，很辛苦但很充实。”

1979年到1984年，吴建民回国，先在干校劳动，之后在外交学会欧洲处任职。

临危受命化僵局 犀利回应敌对言论

1989年，吴建民被派往中国驻比利时使馆、驻欧共同体使团任政务参赞、首席馆员。

当时，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。“这里面有很多曲折，比如说想见很多人就是见不着。”吴建民说，有一次，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，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，对方只打来一个电话，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。就这样吴建民屡屡被“放鸽子”。

他还回忆，有次邀请欧共体委员会高官赴宴，对方看了看他，说“不知道再过三个月，贵国政府是否还存在”。当时吴建民觉得一股血往脑袋上涌，当即回敬对方一句“谁笑到最后，谁笑得最好”，直接用法文说的。“到现在他都觉得没有脸来见我。”

到他离开比利时的时候，中国外交的境况已经

有所好转。

他的新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。

“从来没干过，如履薄冰。我有个班子，每次发布会之后都要进行总结哪里说得好、哪里不好。”吴建民说，“通过研究和交谈，我慢慢摸清了记者的特点。”

在新闻司司长任上，吴建民能够接触到国家领导人。有人建议他跟领导人要个副部长当当。“我心里说，要官，就不是吴建民了。我就是我。”

司长卸任，吴建民又先后就任中国驻荷兰大使、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、特命全权大使，当他就任中国驻法大使的时候，已经59岁了。

总统和他拍肩膀开玩笑 临别时亲自授勋

吴建民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建立了良好关系，促成江泽民和希拉克互相访问各自的故乡。后来，他还促成开展“中法文化年”活动，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模式。中法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。

2003年，吴建民接到通知，将在6月的八国集团峰会活动结束后回国。

在峰会领导人合影的时候，发生了有趣的一幕，他回忆道：记得当时与会领导人合影之后，胡主席和巴西总统卢拉正边走边谈，我在一旁同行。突然我感觉被别人拍了下肩膀，回头一看，竟是法国总统希拉克。他开玩笑地问我：“您要走了？这可太糟糕了。”我用试探的口气说：“总统先生如果抽得出时间，我想向您辞行。”希拉克痛快地说：“通常我是不接受辞行拜会的，但您不一样，您来两次我都愿意接待。”

6月27日，希拉克会见吴建民夫妇，并亲自向吴建民授“法国荣誉勋级会大将军”勋章，其级别仅次于法国授予外国元首的大十字勋章，是全家最高表彰之一。

法国勋章自下而上共分六个等级：骑士勋章、军官勋章、指挥官勋章、大将军勋章、大十字勋章、大师勋章。大师勋章只有总统和总理有资格获得，大十字勋章主要授予外国的总统或总理，一般法国人能获得一枚骑士勋章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。

随后，希拉克坚持送吴建民下楼，为了不让太重的勋章弄坏吴建民的白绸唐装，希拉克把勋章摘下，放回盒子里。

吴建民在法国的外交成就可见一斑。

由于吴建民风度翩翩，为人温和，也有媒体称他为“外交儒将”。